

不驗而止使必待驗而後信其言則姑蘇鹿
走而思伍員漁陽輦震而祭九齡竟何益耶
嗟乎今天下事尚可爲使

皇上遇災知悔尚可容其悔萬一泄泄悠悠日復
一日至于天怒人離禍成難結此時金高千
斗錘積如山而驅之不可以爲兵擁之不可
以爲城抱之不可以深藏携之不可以遠徙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卽欲感悟追悔翻然自
振尚可得哉思之使人凜凜昔宋徽宗當金
虜臨城倉皇無措宇文虛中請降詔罪已慨
然曰今日不憚改過卽便施行嗚呼使此語
在半載以前天下事猶不難挽回而惜乎其
出之晚也願

皇上于鐘鼓美人卜夜歡娛之暇將此往事一爲
三思當必有撫然變色凜然動心不待職言
之畢者職牽裾無路碎首有心竊附因變陳
言之義一進其狂瞽之愚如此惟

聖明不靳採納

○福建道監察御史楊州鶴題爲出師未有報期
情形不無可虞謹撮持危定傾之畧竊附于
祀人憂天之義懇惟

聖明慨賜採納以修內治以鎮人心事頃者奴酋
弗靖敢于犯逆一日而陷我撫順又一日而
陷我清河又一日而陷我會安來不知去不
聞如狂飈怪雨蝕人而莫可誰何一時歿于
鋒鏑者不知幾千百人說者謂遼陽以東已
無復有樵類矣抑且稱元稱帝狡焉啟疆其
志似非小伏蒙

皇上念茲邊疆重地赫然興師問罪業于二月二
十一日陳師境上矣迄今半月許曾未有尺
一以報想逆酋授首奏凱而還只在指顧第
思動靜可虞勝負靡定萬一事在叵測山海
一帶能保百無一慮乎閩外之事自有經畧
諸臣總之閩內之事有本兵在職何敢謬爲
一畫以滋旁擾然而臣之所不容已于言者
以爲欲以治外必先治內未有內尚煩補葺

而外可必其牧寧也職請言其畧願
皇上止輦聽之

其一曰戒宴樂無忘國恤夫國有大事必修意
修事以弭之未聞逸豫是恣玩若無所事事
雖就中不無不得已之宴會何至虜侮其心
志爛熳其耳目務爲結綵連衢聲樂動地卜
日卜夜驩呼無有丁歇如此景象豈不其以
國爲戲也乎查得嘉靖庚戌之變虜薄入古
北口士大夫尚爲長夜之飲一旦迫近郊關
兵部按空籍而不知所求戶部守帑藏而不
知所散器械必關白而後可給文移必展轉
而後可通岌岌皇皇祇託魏絳和戎以希解
免使當時不有先臣趙貞吉昌言以絕之天
下事殆未可量也今國勢捨攘百倍于昔一
切宴飲下所司報罷可也

其二曰禁把棍豫消禍萌自古國家喪敗之形
未必遠自四夷全是几席之間素所不經心
之處肆情于渺忽轉禍于滔天所謂一夫持

挺九廟頓墟可勿念乎庚戌逆鸞結構戎馬
交馳忙忙屯軍城下苟免斯須未幾而城內
告變反欲作我敵國又忙忙抽軍而入用邊
亂畧內外洶洶莫知底止今之把棍放花開
礦白討帳活捉人種種皆是萬一事到臨頭
爲害不細及今大創猶可撲滅

其三曰嚴守衛肅清禁地天關邃閣豈是行人
往來之所內苑液池斷非商賈貿易之區今
且走如蠅而誼如市所不至于閑然爲變者

以其有守衛官軍爲擁護焉耳職初至京
正月二十九日見朝以爲此之日也正是朝
覲諸臣謝恩之日鷄人唱曉衣冠旅進所爲
守衛各員役不知如何擺列振揚國威職入
西長安門額設指揮千百戶八員伍長六名
軍二百一十六名職閱之官止一員軍止三
名承天門額設指揮千百戶七員伍長五名
軍一百八十四名職閱之一人篋有也端門
額設百戶一員伍長一名軍二十六名職閱

之一人篋有也及至午門是謂咫尺

天顏大小臣工行禮之地宜乎執事各員役象勾
陳以列隊聽鸞音以趨蹌問之紅盔額設一
千四百九十員名分爲兩班每班該七百四
十餘員名一人篋有也問之圍子手額設二
千員名分爲兩班每班該一千員名一人篋
有也問之明甲額設五百員名分爲兩班每
班把總二員隊長五名軍二百四十三名一
名篋有也問之大漢將軍額設一千五百員
名每日分派千百戶五員將軍三百名晚赴
兩闕直宿早候象進站立一人篋有也平時
無事之際尚不容寬假以偷安值此倥偬之
秋豈容隋窳以悞事奴酋奸細遍滿道路或
有人焉潛入內地窺見淺深蕭牆之憂其誰
與弭之恐又不止風癩張差含糊作恠已也
昨巡視衙門蓋已申嚴之矣應否剔釐祛蠹
大示振作是在今日厚爲勅誌

其四曰防畿輔拱護

神京夫

神京之有畿輔猶頭目之有胸臂也安則俱安危則俱危非可置之外郭漠然不加照管也者隆慶四年正月

先皇諭兵部曰畿輔重地武備廢弛已久近來言者皆詳于外而畧于內豈萬全計爾等宜悉心詳議所以扞外而禦內者也而尚書霍冀等條上十事一更置守令謂近邊府州縣掌印官民兵錢糧等項悉屬綜理宜行總督撫

按官公同甄別某應久任某應改調遇有員缺慎選老練甲科充之如貢科吏員出身有異才堪任者一體起用一修繕城堡謂往年猾虜止于攻毀堡寨近則攻陷州縣城矣卽如近城蘆溝橋河西務皆素稱大鎮虜必垂涎速行各該守臣增築墻垣多開濠塹工費取之撫按贓罰及戶部開納事例銀一申明保甲謂郊畿近地軍民雜處往往盜起肘腋宜申明保甲之法有急共救有罪同罰其他

點閘科派之擾俱行禁止一團練民兵謂州縣設有民壯專備緩急之用而有司獨用以供迎送全不教練宜行所在撫臣嚴令着實教閱其有額外壯丁堪練者多方募集編成什伍平時量減徭役防秋量給行糧如能禦虜一體陞賞一修築墩臺謂墩臺爲烽火耳目之寄近邊州縣多圯廢不修猝有虜警不便傳達宜酌量衝緩以時修築多撥軍夫守之一製造火器謂中國之長技全在火器如連珠炮神鎗鳥銃之類宜一一多備仍選軍民精銳有膽力者充爲火器手不時教習以濟急用一栽種樹株謂畿輔平衍空濶虜騎得以長驅宜于各城堡外多種樹木不惟利民且可以捍虜一預計防守謂城堡旣修又須法令素明乃能有濟宜令各州縣查照各城堡梁口數目編定號次以爲信地挨戶出丁守之雖勢豪之家不得徇情優免儻遇虜報戒嚴卽選壯丁如期策應一嚴謹收歛謂

若大舉則當下清野之令使各處保甲馬上
執旗召集鄉民悉還入城堡如有怠玩者罪
之一責成兵備等官謂兵馬錢糧之事全賴
兵備等官分理必功罪相同而後能戮力共
事使人知責任所在不容他諉以上十款皆
先臣之所已言

先皇之所鑒納應查照豫爲斟酌施行幸毋曰遠
而難及也及則不可收拾矣

其五曰處亂民潛杜勾連正德年間河北之亂
若劉六劉七等以編氓而做盜賊侵薄兩畿
蹂躪數省徵先臣彭澤盡力征討幾壞于陸
完諸人手今雖未至於是第其漸不可以不
防雲間之焰方歇岷山之火又熾于斯之日
法宜問主者是誰從者是誰斷然正以國法
永絕強凌衆暴之釁不然人人效尤何時已
也慶陽李文借口勾連奴酋擬定月日舉事
取慶陽等處會于京師蠢蠢欲動至今有無
擒獲解散尚未分別爲撫臣者方其到任之

日正是文等鼓譟之時今旣數月可怡情燕
雀而不爲之所耶奈何寂寂不一言也夫夷
狄手足之疾亂民腹心之患小亂不止必爲
大亂是可不爲寒心哉

其六曰亟用人以壯金湯夫唐虞之世野無遺
賢萬邦咸寧今行取諸臣非所謂拔十得一
號爲俊乂者乎奈何時局日變法體日隳擬
部不已轉爲留部留部不已又轉爲題差夫
題差是也卽使盡人而題之而下之御史有
其人給事不得其官矣况今日題一人或者
徼幸萬一如兩浙河東貴州有時下也明日
題一人又明日再題一人則又似乎隔闕茫
無定據零星破碎法體盡乖人壽幾何河清
難俟恭思

皇上陸續檢用之

旨蓋謂某日下枚卜某日續下大僚又某日續下
考選緣衙門而陸續用之非區區謂考選諸
臣陸續用之也毋論

祖宗朝未聞破碎至此卽以

皇上四十七年道化翔洽臺省布列有一破碎至此者乎張彌天之網弘大公之途是在

皇上垂念俟命諸臣盡數一朝下焉一以完國家之典制一以廣賢哲之登庸師師濟濟隨試輒效不然挈瓶守拙于諸臣分毫無妨有人而不用有可用之時而不用或其事有可慮一切防維其誰賴焉至御史劉光復劉國縉世之所謂盡忠圖報者無如此兩人一困于

囹圄一錮于山林大小諸臣無不人人願爲乞請要之非以爲私實以爲公或以籠鳥放生或以駿骨登壇又在

皇上愛惜人才一念及之耳聞得

世宗肅皇帝庚戌

御奉天殿下詔罪已追獎故都督周尚文赦給事中沈東隨致虜退中外欣然可無倣而行乎職之所言者不外乎諸臣之所常言而職之所圖迴者則實有履霜堅冰之大恐儻蒙

皇上俯允職言嘉與施行社稷之福也生靈之幸也職亦有榮施不然日復一日厝火積薪之士其有及乎先臣靖遠伯王驥曰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而不可有憂國之言今且言

當言之矣以職言臣也無可奈何也惟皇上不忘乎外而先以治內百勝之筭無以易此

○福建道監察御史楊州鶴題爲

聖諭軫念遼左周至滅虜安邊有機伏乞大發帑金以佐軍興以鼓士氣事職于初八日午刻讀邸報見兵部接出

聖諭朕見連日以來風霾異常日光晝晦朕心深切儆惕因思遼左進兵之際天象若此邊事不無可虞至于各邊調發空虛夷情蠢動防禦尤當加謹爾部可馬上差人傳與東征將士務要用心協力奮勇殺賊早收擒勦之功賞格已明朝廷決無吝惜目前風霾屢作嚴寒未消諸將士暴露行間深可憫念着經畧與撫按官于額餉外另加賞賚以鼓衆心庶

幾滅虜安邊在此一舉其各邊督撫等官也
行文與他着比常十分備禦用保萬全故論
欽此洋洋乎聖人之言也真足以起死回生
轉危爲安師行糧從滅賊有日矣夫遼左之
事萬萬叵測人人言之而未必

皇上聽之人人憂之恐之而未必

皇上信之行之君門萬里一線難通九重邃密外
廷鮮料蓋竊謂

皇上習見寧夏之變唅劉小醜尋常耳曾幾何時
便足了當卽有播州之役應龍痴兒隨手就
擒亦不甚艱

皇上迴腸反念豈其有此而臣下逃聽風聞或意
其有此有之則將狃之以爲安恃之以無恐
雖百奴不以怵其心無之則官寢必不帖席
風霾遂以切裒雖師在方輿而且傲且惕也
惕之則必思所以處之處之維何卽如

皇上所謂額外另加賞賚以鼓衆心云爾椎牛餉
士賞也必問牛將何在絕少分其賞也必問

所絕所分何在投膠挾纒賞也必問繆纒出自何所豈是天施地生惟

皇上操之惟

皇上及時發帑助之而不自他求也前發十萬兩不爲不多也後發戶兵二部二十萬兩又不爲不鬯快也而况額設之轉輸遞至海運之芻糈有加豈不足以飽其腹而鼓其向往然而猶有待也偶見巡按山東御史陳王庭一檄備云今冬落雪異常入春雪融泥深三尺

近日又連下雪尺餘西馬倒壞儘多兵間有逃者此中餉金若掃至二月二十五日新餉司至遼止帶餉銀二十萬兩日下禦寇郊原兵次荒野轉餉不繼變生可虞又云前日請帑百萬未見覆允異日有事何以支之夫此百萬之帑

皇上以爲

皇上之有耶四海九州之有耶惟有四海九州而後

皇上得以保其有不有四海九州

皇上雖有之恐有時而引去矣稔知今日之奴酋
非復曩昔哮劉諸寇占據一城死守一圉猶
可戰勝而攻取水灌而火馳者謠曰女直若
滿萬中國無與敵先臣李夢陽亦曰女直外
連憂不細急將兵馬備遼東先臣自五十年
前灼然先見微著今之時何時也彼有十萬
兵馬我亦儘有十萬兵馬彼有十萬兵馬人
人一心我有十萬兵馬似未必人人一心且

兵有逃亾馬有倒歿勇怯異也勝敗之數又
難遙度也于茲百萬尚有斬焉者乎

皇上曰賞格已明朝廷決無吝惜

皇上明見事勢窮蹙而欲以不失信于東征將士
然欲以不失信于東征將士必須先計發帑
欲先計發帑必須乞恩百萬非百萬無以充
軍實非百萬無以壯軍容非百萬無以激發
投石超距之勇非百萬無以安輯杌捏不自
保之心司農似已告匱矣司空似已大半去

矣太僕似若無復餘矣四海九州似若搜括
加派到其骨矣

皇上不于此時發帑將誰望哉况乎風霾蔽日正
在進兵

皇天上帝已昭示災異之有在若欲欺揚震盪出
朽蠹爲甘霖以大賚爲修弭發之此其時後
此慮無及矣職又思犯璫高淮二十年來剝
蝕遼人不知幾千百萬今皆填委大內只此
阿堵便可奏發以遼人之膏血還以佐遼人

之危困於

皇上爲不費之惠于遼人沾拯溺之仁然寧獨爲
遼人計哉山海一丸有難封固萬一烽火及
于甘泉以至牧馬城下不知那些可以倚靠
那些可以借資言念到此可爲慟哭流涕者
再懇祈

皇上垂念天心仁愛俯允按臣百萬之請勿以小
物害大物以無益之貨財而輕百萬生靈之
命脉并前疏一體俞發祖宗社稷實式憑之

臣不勝齋祓戰恐翹首仰望之至

于廿

徽人情藉山

皇上為不
之誠困於

由
十七卷
八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籌邊碩畫卷之十七

己未季春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爲援將違律喪師狡奴猖獗愈甚乞亟勅廷議以救危疆併候

聖明處分事切照大兵誓師日期及分路出勦信地已經會題訖隨該經畧傳令四路酌量遠邇依期相繼而進續報總兵劉繼於二月二十五日寅時出寬奠小何子口馬林二十八日巳時出鐵嶺三岔河杜松等二十九日申

時出撫順關口李如栢三月初二日巳時出
清河鴉鶻關口各去訖隨於初一日據分巡
道副使張銓差夜不收艾承恩押同撥夜古
雲鳳報說本日辰時有杜總兵出境離五嶺
二十里相遇夷撥活捉四名等語本日又據
二次撥夜高友才口報本日三更時杜總兵
至五嶺關達賊近戰已被杜總兵砍退得勝
斬獲首級不知其數等語初二日巳時據車
營原任叅將龔念遂原任留守李希泌稟稱

車營跟隨杜總兵等初一日前至邊外渾河
約五十里水勢深急過渡兵馬衝去太多車
兵入水空手尤難車輛火藥盡不能渡望見
隔河南山一帶有虜騎行走忽有保定車營
撥夜報稱山上達賊約有百餘騎衝下大路
殺傷撥夜一十六名餘剩六名前撥已斷仍
望見虜賊一枝徑過河北由後山遶去又據
劉遊擊撥報相同職等恐斷歸路即時安營
天已近晚謹飭夜防以待天曉又有武靖家

丁沙有功身帶重傷入營說稱親見兵馬半渡達賊萬餘將杜總兵營剗斷將杜總兵圍住砍傷尾後損折不知數目見圍在山勢似危急等情到臣隨行分巡道速查以憑具題去後續於初四日卯時據分巡道副使張銓呈照得本道奉文監督潘撫一路官兵二萬五千餘員名預蒙經畧擬定師期日時前進又蒙按院監查嚴飭自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杜總兵同王趙二總兵等師行初三日寅時

據鐵嶺撥夜口報馬總兵與開原潘僉事被達虜不知其數圍住等語臣隨曾經畧督分清河李鎮守兵一枝出援本路去後初四日又據開原安樂州知州張文炳稟稱初三日寅時據潘僉事家人樊天朝執印到卑職說稱潘僉事在營兵馬被達賊勢衆趕散潘僉事今無踪跡卽馬總兵麻副將趕散丁副將鄭遊擊等多將亦不見一人影嚮爲此馳稟以開原三面鄰虜東邊見是如此景象西邊

又報宰爰生心兩城空虛之極軍民惶惶心
大不定作何救寧潘僉事家人已將印封貯
在庫但料理兵馬等項以圖大振必急借重
一人庶人心有所恃賴而封疆亦甚幸矣又
臣差夜不收蔣興前去查探據本役回稱潘
僉事督兵隨營背中一箭致傷落馬無存岫
巖通判董爾礪亦隨陣致傷無存慶雲遊擊
竇永澄亦歿陣中協遊擊等官麻巖丁碧鄭
國良左輔王捷及馬總兵尚有馬兵萬餘潰

奔張家樓等情到臣復差遊擊馬爌查覈去
訖又據分守道閻鳴泰稟報李如栢官兵亦
與賊相持又據總兵劉綎二十八日兵丁次
深河子路口達賊截路獲級二顆生擒一名
達賊甚多擁奔山菁恐爲計誘不敢窮追等
情各到臣據此除損折官兵候查明另行具
題照得行師必以紀律方保萬全自誓師之
後經畧卽諭杜松等各以持重又約三月初
一日山口按期前進仍聽三路砲礮併力齊

攻蓋其慎也乃本將慮恐功不出已于二十
九日半夜出關哨見渾河南岸走有遊騎亟
將兵先期競進其失一也此時三路兵馬未
齊渾河水勢洶湧人馬渡河被水擁數十餘
騎分巡道止之不聽趙夢麟諫之不聽車營
將官懇止之而逢怒復衆自用其失二也且
不按隊爲營臨期每隊挑選數人以致隊伍
錯亂爲賊所擊其失三也臨陣生擒活夷數
人尅平一寨不加停哨撲躄而前致賺賊伏

內被誘不知其失四也將兵不習背水而戰
其失五也輕騎深入撇棄火器車兵師無老
營其失六也此六者胥兵家所忌也雖其爲
人夙負忠勇志欲縛擒奴酋獻之

闕廷而智不能料敵謀不能馭衆致二萬餘官
軍一時并遭陷潰卽敗散者過半恐畏罪逃
匿召集難齊至于開鐵兵馬經畧初派由三
岔出口援將馬林苦執由靖安出邊迨至臨
期復連稟仍由三岔出口經畧准令與杜松

聯絡馬營乃撫順交鋒之時而該鎮迄未至也此奴衆乘勝北驅該鎮隄防當無不至何守備不設致虜衆乘夜襲營兵亦敗潰令道廳不保而宣大兵馬生死相間存者亦復潰散矣以上將官除杜松王宣等已經報亡餘俱存亡未的據除另查確姓名核實外再照經畧楊鎬既有督兵之責難辭失師之愆但將不聽令難歸咎本臣况搗賊之役與封疆失事自分且行間之拮据多勞末路之圖復可望夷氛正熾倚藉更切伏望

聖明酌量議處以需後効者也臣王庭監察無方損失有跡謹席蒙待罪唯聽

聖明處分而已道臣張銓雖有監督之委原無封疆之責似應寬議以分差等者也臣且聞叛奴已幾十萬兼負山阻險我兵雖有數萬然烏合之衆未經訓閱委難輕敵伏乞

勅下廷議早補大將道臣添兵益餉務殄叛奴以雪國憤先將續調川陝兵連寬奠清河二路

主客兵馬寄劉綎官秉忠李如柏賀世賢等
分扎遼瀋開鐵諸邊亟爲訓練令遼民趁時
耕種并復築撫順清河城寨以駐芻糧將兵
調習士馬倍強捷伐自易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貴州等道御史董元儒等題爲遼左危在呼吸
京師勢切剝膚懇乞

皇上親御便殿面諭廷臣亟圖安攘長策以救危
遼以固根本事項自奴酋發難內厯

宸慮徵天下之兵竭海內之財特起經畧于田間
而畀之節鉞寵之尚方更不難渙發帑金以
大示鼓舞游頌

明旨以嚴用責成

皇上之加意遼事不爲不殷

皇上之委任經畧不爲不專且經畧受事迄今十
閱月于茲謀之不爲不久籌之不爲不熟中
外懸懸所望滅此朝食以仰紆宵旰大奏
威靈者又何啻大旱之于雲霓饑渴之于飲食

詎意楊鎬輕率寡謀喪師辱國至于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有如羽書傳報者瀋陽一路全軍覆沒三總兵殲焉開鐵一路馬林僅留敗卒萬餘一道臣一通判殉之惟劉綎稍有斬獲而李如栢之僥倖無失第未與奴賊交鋒對壘耳目今大師喪敗之後我勢亦單奴氛益熾數日以來尚未知被中作何景象脫有不戒遼陽全鎮斷非吾有遼陽去而京畿重地立見震擺此誠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也職等相顧錯愕寢處俱廢皇皇然無復之人情急則呼天此時不控之

皇上誰控也竊謂及今欲急圖外計莫若皇上首下罪已之

詔宣告中外仍立罷權稅以昭示大信則四方未動之人心可以漸固特遣才望重臣并簡提督大帥令其單騎星赴遼陽與經畧撫按審度情形商確進止以徐收焦頭爛額之功則全遼危疑之群情可以驟慰又速發帑金數

百萬半以解發遼鎮以急佐軍兵買馬犒士
賞功之需則初喪之士氣可以頓起又以其
半解貯薊鎮或山海關等處仍亟檄邊鎮督
撫諸臣廣懸召募之令但有勇畧技能不論
間左豪俠草澤忘命悉爲收用卽以所貯帑
金充犒賞行糧之費則再舉之兵勢可以漸
振自是而急圖內計近如薊門一帶係畿輔
門戶宜添設大將一員募集精銳數千仍以
班軍戍卒與之協力操防則環控

神京可無單弱之虞矣遠如天津一鎮係漕餉
咽喉亦宜添設大將一員募集精銳數千卽
以各衛所軍兵督之併力備禦則徵戍轉粟
可無中隔之慮矣又急補南北大僚并催用
在籍名賢俾之布列有位以需疆場不時之
使卽左右劬勩不患股肱無托矣又速下考
選并散館候命諸臣令之師濟充庭以佐補
闕拾遺之司卽禁奸釐弊不患耳目無寄矣
又推廣德意亟補贊畫劉國縉立出御史劉

光復于獄俾忠義久鬱之人豪並得因事脫
穎卽危遼一臂更不患借箸矣安攘大計圖
之猶屬亡羊補牢之智緩之將有載胥及溺
之憂然其機特在

皇上一注念一舉筆間可以咄嗟立辦事已急矣
勢已窮矣

皇上又何營何愛何難何畏而不蚤自爲社稷計
耶抑當此中外洶洶之際喫緊尤在

聖衷一番震勵庶足潛消不軌鼓動人情宜及時

親御文華殿庭

召集文武百官兵馬作何措處錢糧作何接濟將
吏作何簡任凡內而曲突徙薪之謀外而戡
禍定亂之略令其畢智竭慮各據所得以條
上機宜隨斟酌緩急而輕重布之將見
天顏照臨之下溫語傳宣之餘輦轂臣民阨壤士
庶莫不曉然祈

聖明之燭照凜

聖斷之燁赫三軍之氣不戰自倍四海之勢不聯

自合肅靖邊圉鞏固金甌端在茲舉矣不然
竈已炎上棟且將焚猶怡怡處堂不知禍之
將及自茲人心瓦解國勢土潰雖有智者莫
可誰何今日之憂更有職等不忍言者伏乞
皇上重念國家安危之故亟憐遼左急迫將職等
所言數事特奮乾斷早賜施行危邊幸甚
○兵科等科給事中等官趙興邦題爲遼師失利
國勢益危懇乞

聖明亟圖定亂之策以保邊疆以安社稷事自奴
賊犯順以來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徵兵期撻伐所以伸國威而
雪國耻斯亦可謂文武之勇矣不謂人謀不
臧草草舉事以致四路之兵兩路挫衄大將
披靡遼之不保在于旦夕未有門庭爲賊所
奪而堂奧得晏然無事者腥羶之汚將及上
國不知

皇上何恃而不恐也君辱臣死職等安得無言職
等以爲目前之計則莫若發帑而經久之謀

則莫若用人計今遼餉不足一月之支萬一
此時不能接濟當遼兵殘破之餘而復使枵
腹待戰其將能乎此之時且有賞功之費有
卹死之費不然則無以鼓士氣軍亡當補馬
傷當補器械缺損當補不然則無以壯軍威
諸如此類所關遼左至要而其用金錢不貲
試問太倉則若掃矣虞衡罔寺則告匱矣加
派民間則又緩不及事矣非速發內帑二百
萬將何救于敗亡之數乎無救于敗亡之數

皇上之財且爲虜守之耳亦大惑已凡軍國大務
則閣臣密叅之使其三五備列得互相叅酌
必不馬上差人督催經畧今事已往矣不可
追矣然戰勝

廟堂猶可徐圖是揆席何可久孤也則枚卜宜
先也居中調度則在本兵必大司馬與左右
司馬謀斷相資而後可以集事則楊應聘祁
光宗不可不速下也能延弼英風卓識按遼
東久遼之夷虜知名宜急允部推以備遼左

之用劉國縉生長于遼間悉遼之夷情且其
才品卓犖爲中外共推則贊畫之

命萬不可遲職等尤可痛哭者強敵壓境大軍覆
沒烽火達甘泉一日五至此國家何等時也
皇上猶安居大內令臣下望之如隔九天而不得
一進其懇款直至城門四閉而後汲汲圖之
嗟何及矣伏乞

皇上時

御文華殿

召見大臣商議兵食戰守一切安攘至計有當
聖心卽下所司急行無泄泄然庶危遼可保

宗社無虞職等所爲仰天呼籲合詞以請者也

○太常寺等衙門少卿周應秋題爲遼危呼吸國
勢張皇懇乞

聖明立下用人發帑之旨更靳臨御召對以亟救
貼危保固宗社事自奴酋犯順問罪陳師輓
輸徵調竭四海之力以幾一戰之捷邇擇日
出師忽值風霾晝晦舉國皇皇慮非師貞之

吉無何而喪師之報一日數至文武將吏同時膏血我兵劬若摧枯賊勢勝如破竹加以宰煖諸酋生心蠢動遼陽以東恐非我有矣失右臂而孤居乘長驅以直入國家之事有非臣子所忍言者此豈

皇上深居靜攝猶然泄泄時耶目前救急諸務閣臣部臣科道諸臣條上封事具在

御前此時惟有急舉枚卜以資謀斷急補大僚以分猷念急下考選以擴耳目急釋纍臣劉光復以鼓忠讜急允贊畫劉國縉以裨參謀急擢按遼舊臺臣熊廷弼以充委任急發內帑百萬以給軍興資召募時下喫緊必無踰此者社稷安危間不容緩主憂臣辱計無復之皇上深拱大內見此警報旁午虜勢披猖與必當食拊髀舉案失箸頃接

聖諭戒嚴仰窺

聖心警動當此火燃泉達之幾應有拯溺救焚之實惟是軍機秘密人心震搖更望我

皇上親御便殿召對平臺面與廷臣熟計機宜指授方畧都城內外作何機防九邊情形作何備禦遼左主客官兵轉輸糧草作何接應群臣悉心靖獻于下

皇上沒誠力行于上庶幾

廟廊之威儀再覩邊廷之壁壘改觀大小臣工中外萬姓所不志意聳然踉蹌帖若默奪犬羊之魄潛消草澤之奸者職等不信也職等五內如焚寸心欲嘔不敢捩拾文辭亦不顧冒觸忌諱情窮捨地事急呼天伏乞

皇上立賜採擇施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謹題爲東西奴虜交訐遼薊情形並急門庭幾潰堂奧堪虞謹泣血叩闈以祈立允施行事頃者奴酋犯順遼左四路進兵兩路大衄隕元帥隕文臣遼之爲遼岌岌乎殆矣薊與遼輔車也而中間以山海關爲咽喉總兵柴國柱復報虎慙兔慙等酋旦暮欲犯山海及薊鎮薊于京師不二百餘

里而遙儻西虜前攻東虜後應長驅直擣
陛下何以支此夫遼薊危而京師危臣昨歲三議
二防中亦嘗慮及失今不蚤爲計天下事去
矣除發帑有臣垣另疏外謹將吃緊諸務爲
皇上擬拾言之

一曰 皇城巡視應議聞奴酋故係王杲家奴
在昔杲懸藁街時奴懷忿恚尋卽匿名傭工
禁內窺覘多年夫人工詎今日急務胡以停
而忽興就裏夾雜奸人亦所時有會須急停
以防意外不直專爲那餉地耳至每月逢四
朝市速行禁撤庶免杞憂謂宜于候命科臣
內特用四員專巡四門毋令兼帶別差以分
職守可也

二曰五城及九門巡視應議都城內外緇衣沙
門沓來婪至把棍結黨更繁有徒如向者京
營所獲張文經妖書不可窮詰異言異服保
無奸細潛而偵我者乎合無將候命御史
勅令巡城仍一歲一輪以當中差庶閱歷久而稽

察真較之三月逾更孰得孰失至九門亦用
候命御史昕夕關防此則三月一更可也
三曰京營巡視應議夫營兵之不能戰久矣年
來操練迥異恒時獨奈何舊差之巡役已竣
而新題之

俞旨尚稽合無卽日趣催到任而輦轂夙無提兵
大將昨歲廷臣議將劉綎輩三人居中彈壓
以聽不時差遣後乃盡差而內留者無一有
聞甘肅總兵李懷信堪任此或調之入內帶

領家丁以慎固根本此窳今日急着也凡此
皆爲堂奧計而至若門庭之患則山海關原
移柴國柱鎮守議兵二千五百而今止家丁
七十餘當作何調發以壯其氣遼陽廣寧間
且不必遽希犁庭掃穴之勳而暫爲堅壘固
圍之計殘破餘軍當作何分布以聯其勢四
方才智勇敢應自不乏當作何行檄郡國厚
貲招徠以收豪傑之用九邊望風伺隙勢所
必有當作何移文督撫赴蚤防禦以消禍亂

之端它若枚卜宜舉大遼宜補俱須一一舉
行庶濟濟師師多一官則多一官之力仍
嚴旨着令刻期就道勿許逗遛家園延捱不赴益
世廟庚戌之巳事萬分當防庚戌虜情不過劫掠
而奴志非小寧備而無患無不備而猝然患
至則唐宋之幸蜀幸奉天是可不爲殷鑒哉
雖然此中關鍵總視

皇上之動念謂何耳

皇上一動念而人事立修天心立轉若昨者舉朝

同赴文華以用人發帑二端拜疏候

旨乃一槩不蒙批發至晚但傳泛常

聖諭一道舉朝不覺讀而短氣今願

皇上卽日臨朝面召司馬問兵司農問餉皇皇汲
汲亡羊補牢或猶可挽回萬一不者風霾天
變如此異常而

皇上不動遼警一日三四報如此緊急而

皇上不動文武齊叩九關自朝至暮如此驚惶而
皇上不動柴國柱塘報兵部不暇具疏卽將原報

白頭封進如此迫切而

皇上不動臣等亦如

皇上何哉臣言及此極知觸忌但

皇上用臣言卽斧鑕臣而齏粉臣臣死有餘榮矣
臣疏濱發獲接邸抄見兵部覆楊鎬疏暨柴
國柱塘報俱徼

明綸不啻周悉揣知

皇上亦非全無軫念而獨于用人發帑片語未及
是何危急存亡之秋而猶外距中堅一至于

是臣昧死再懇

皇上劃然猛省捐弃成心將公疏盡賜檢發盡賜
允行職不勝仰祈待

命之至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官應震題爲夷虜交訌剝
膚可慮懇乞亟發帑金以拯阽危以保社稷
事竊照奴酋逞逆頃四路出兵共圖雪耻而
風霾適當其候識者已知必非吉兆猶計將
士雲屯且當勵兵秣馬之時銳氣方張卽未

必俄頃奏功亦或相持未決孰意殞將覆師
較之撫順清河且更烈也聞者心悸膽裂相
對歛歔計無復之九卿科道合辭籲天首以
內帑二百萬爲請亦稍支目前之計也候
命未踰時山海總兵柴國柱塘報又至矣內稱虎
慙兔慙偵探薊鎮精銳悉調遼東內地空虛
輒以十萬餘衆犯廣寧東西及山海迤西一
帶地方又賴暈反二千餘騎移住高臺堡邊
外聲言挾賞不遂卽便犯搶等情夫狡夷虎

噬于東陸黠虜鴟張于西鄙其視遼薊直孤
雛腐鼠耳肩臂受敵腹心猶得晏然無恙乎
皇上稍一念及當食不下咽不待職辭之畢矣于
此而爲救亂圖存之策惟有亟發帑金二百
萬選將募兵增陴繕障或懸格以構死士或
遣使而結外援庶可再振國威重申士氣外
以消窺伺而內以鎮危疑也昨兵部接出
聖諭乃云馬林戴罪立功楊鎬着策勵供職其遣
將征兵轉餉等事着作速酌議具奏夫遣將

征兵誠須酌議至轉餉一節若太倉若水衡
若罔寺已成烏有若那借若搜括若加派安
濟燃眉慨發帑金何容再議乃猶吝惜不割
僅以空文塞臣下之請夫山河破碎人民虔
劉且近在肘腋所關

宗社安危豈細而可泄泄耶內帑之富與四海之
富孰重孰輕損蓄積而令金甌無闕則四海
皆吾外帑擁貨財而使疆場決裂卽內帑皆
爲盜資三尺童子亦知之豈

皇上神明天縱而利令智昏乃爾耶且

皇上數十年之積聚夫亦有所用之也用之此其
時矣倘及今不用他日卽欲用之而非其時
如唐莊宗出金幣賜諸軍軍士負物而詬曰
吾妻子殍死得此何爲豈不殆哉乞

皇上鑒前車之不遠惕後悔之無從立發內帑二
百萬以濟目前之急脫蕩平之烈可奏固不
必再煩

聖慮若局未易結更望陸續多給是陸贄所謂散

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者也

皇上自爲社稷計斷不出此不然無餉則無兵無兵誰與禦侮戎馬縱橫束手待斃職不知所終矣職叨備計垣事干職掌用敢冒死塵瀆

天聽

○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胡來朝題爲遼師喪敗已多酋虜觀釁復動敬陳防守之謀少裨根本之計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事竊惟自奴酋犯順征兵供餉一年于茲矣楊鎬之物望素乖杜松之輕率難任職曾知于二十年之前特以當用之時不便滋傍囂之口今果以敗聞矣是時通國驚惶莫知所措慮方張之虜勢作何隄防阻落之殘兵作何訓練方隨諸臣叩闈仰受

聖主方畧乃柴總兵報至謂煖兔宰賽糾兵十萬欲犯山海等處聞之益加骨慄夫遼左失利門庭之敗也宰賽諸夷內犯則剝膚之災也京師承平日久武備難恃倘胡馬長驅如庚

戊故事何以應之職不勝憂天僭陳數款望
皇上俯垂聽焉

一曰簡京兵京兵雖號十萬多柔脆不堪然亦
在御之而已目今亟推一智勇大將提督于
上挑其上者備戰陣次者備防守期于數日
而定不然老弱共貫豈得一臂之用乎

二曰分信地京城寥濶必畫地而守始有固志
及今合分派某門至某門用兵若干以某偏
將領之某文臣監之各門皆然守不效者罪

三曰備策應虜薄城下必聚而仰攻雉堞擺設
之兵豈當城下屯聚之虜勢宜分設遊兵令
其往來巡行以便策應

四曰設援營自來戎馬在郊若外無營壘則城
爲孤注况虜資糧于我方得久牧故城外須
環列數營相爲犄角則虜必不敢撒馬四掠
須臾自退矣

五曰守外垣城外攔馬短牆所以遏虜之衝突
于內多設滅虜火炮以便冲打虜若近垣令

壯士各持短棍擊馬首飲食從上縋下守卒
不得入城自知無生其力必倍所謂置之死
地而後生者也

六日防內變事勢危急嘗有奸細內應爲放火
搶奪之事須預派某弁守某巷口某弁守某
巷口但有三五成群形迹可疑者卽時擒治
七日置氊簾虜之攻城必挽弓聚射飛矢如雨
舊制每堞口用一木架架垂氊簾以便瞭望
若無此物則鉤杆近城之時我兵不敢伸首
矣架式邊人多知之工部可倣而造也以上
數款極知掛漏無益戰守然不過少抒獻曝
之忠而已至于臨時徵勤王之兵相機出非
常之畧諸臣自有深謀發帑救燃眉之急用
人妙鼓舞之術

皇上自有成筭無俟職之拇枝也但年來上下否
昂諸事廢弛古人有言城門閉言路開城門
開言路閉今亦城門將閉之時矣倘于諸臣
欸欸之忠玩而不納天下事其可爲乎職冒

昧上言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原任戶科給事中今候補姚宗文題爲邊圉告急國勢可危敬陳一得之愚以祈

聖明採擇事臣昨歲里居聞奴犯順清河撫順相踵破敗幾于髮指皆裂恨不滅此朝食竊意皇上必宵旰憂勤勵精更始與大小諸臣共圖修攘雪耻除兇比今歲人都見用人行政朝政廢弛如故也人情玩愒如故也日見稜氛之

象曾無修省之方已報出師之期未聞制勝之略切撫心嘆曰天時人事如此而能撻伐四夷以揚我武此今古異事哉乃今東事決裂殞將覆師西虜生心乘危思騁封疆既有累卵之危根本亦無綢繆之計何所恃而無恐哉夫遼事之敗不待旣敗而知也清河撫順城堡未復未可以守而先言戰敗道也馬林之兵不先合北關以牽其背腹之慮而撫順之師先進使得併力以應我此敗道也老

弱精銳幾于空國以行四道分進而無彼此
聲援馳驅策應之師此敗道也既犯敗而幾
幸萬一之勝不可得也所幸馬林尚擁餘兵
劉綎得成小捷李如栢全師撤回卽杜松殘
兵散亂虜地者尚可多方招集合兵得五六
萬戰雖不足守或可固唯兵餉接濟營練宜
周餉之一節唯有慨發內帑可濟然積之固
爲無用今日不用而需異日之用臣虞其有
帑金而不及用也知

皇上已矍然動色決不難出貫朽之物市磐石之
安至調兵赴援似須酌議昨歲征調四出軍
藉半空東南之兵不習西北之戰強之從王
如赴湯火且驕悍難馭猥如羊貪如狼所過
擄掠若遭鋒燹數千里奔走力竭氣衰未見
敵而撲矣唯西塞兵似堪戰陣而當此之際
邊腹可慮在在皆遼可按籍盡遣乎伏讀

聖諭云屢經調發所去空虛已明見及此矣臣愚
謂今日之兵當亟議召募可募之地在京師

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省京師五方並集智
能勇猛者應不乏人厚其糈招之必有應者
卽以巡京營科道主其事委一副將之能者
且募且練以備緩急于考選僕命科臣亟遣
四人分馳四省擇一智謀將領與之共事良
家子弟勇力英銳者聽其投充卽如礦徒劇
盜聚黨成群者宜設法招來使之應募其有
奇謀異畧稱萬人敵可堪徒步登壇者悉心
延訪從中拔用力壓千人則爲千人之長智

壓萬人則爲萬人之長以訓練部署責之武
臣軍伍中日相見夜相聞朝夕相習將士相
附召募甫畢偕作偕行有家人父子之愛矣
隨地所有不必設額唯人可用不取充數計
東南各省誼切同仇而無兵可調者卽以招
募安家行糧坐糧之費協濟四省以資軍精
此非特備邊帖防與遼東戰守之用萬一
陵京防禦亦所必資至諸臣身荷國恩得借召
募之使習知軍旅之事亦可練習壯猷以需

後用若以爲緩圖而置之恐邊事之徵發未
艾而熊羆之尺籍盡空羽檄交馳束手無策
臣不知其所終矣若保定山東擁護京國集
兵轉餉此爲咽喉鎮撫固難經營不易宜
勅下該部亟推才望撫臣材敏識練者刻期赴任
以壯金湯再乞

皇上下罪已之言允用人之請定臨御之期面諭
當事大臣廣益集思殫心謀國凡邊疆戰守
之略京國桑土之謀或臨事而有深謀或先
時而有遠慮或事有創議而非迂或人宜超
格而非過者但于國事果有裨益卽與奏請
施行庶精神動于廟堂膚功奏于邊徼矣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遼鎮喪師益危新餉
奏發易盡已發數多厝處計窮勢必至于難
繼懇乞亟發內帑以保全遼以安社稷事切
照奴酋自去年四月狂逞廷議拒勦兵非十
萬不可餉非三百萬不可又以本部空匱于
是議請帑銀借南北部銀及借操江借河道

借南戶水兌蓋無所不借矣又于是議搜兩淮庫餘搜權關搜隸楮搜民壯蓋無所不搜矣又不得已而覆科臣之條議三款又十四款及本部之議十二款則計已窮又不得已而覆撫臣之加派則技益窘然續至續題隨到隨發自去年閏四月起至十二月止共發過銀二百零七萬餘自今年正月初四日起至三月初止共解過銀九十五萬餘通共計之已解過叁百零二萬餘使此時刻日蕩平

且此餉恐難結局續發誠懼不繼奈何今又不然乃遼愈益阡危則餉愈益增置今奉

旨添餉亟宜覆請案呈到部看得援遼兵餉原議三百餘萬可以結局不意今已解過三百萬而局猶未結且大將殞亡奴益猖獗乘勝長驅遼陽一帶危在旦夕矧虎慙兇慙等酋乘機生心挾賞犯關在在蠢動則山海一帶豈能久支增兵誠在難已添餉更在所先勢誠緊急不啻拯溺救焚但臣部軍興以來嘔血

而籌碎心而計議那借那借已竭議搜括搜括已窮議抽扣抽扣已極議地畝地畝已加且發過三百萬餘遼兵尚無已時計實無復之矣昨見告急文移疾如飛電而廷臣僉云當此纍卵危遼非公請

皇上內帑二百萬不能了此臣竊思之捐二百萬而了此局則國家得以安享太平不然竊恐薊遼之地不保而禍延京師天下從此岌岌有不忍言者此時卽盡發內帑亦無用矣臣等審時度勢切憂社稷安危所係因是俯循職掌披肝上請伏乞

皇上以內帑之物可輕而

祖宗之天下決不可忽速賜慨發帑金二百萬一如廷臣所請庶可士飽馬騰復圖再舉以雪國耻遼左安而山海關亦安京師無虞天下之民舉安矣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遼左阽危已極上天垂戒孔昭懇乞

聖明急圖修省併

勅文武大小衙門會議戰守長策以存危遼以奠
宗社事職因經畧楊鎬監軍陳王庭各移職
書謂撫順開鐵二路進兵失利又據分巡道
張銓稟爲夷情事職卽拜疏以聞不及候經
略具題者以急調兵將勢在燃眉也至初七
日二鼓時經畧移職二揭一言撫開之失一
言寬奠之捷職是夜徬徨不寐次日卽復書
經畧謂賊不備寬奠一路恃其險且遠也劉
帥斬山而入遂得蕩其寨夷其男婦非與賊
健卒對壘也賊哨回而衆兵復堵此路我三
路旣失犄角之勢孤軍深入糧餼斷絕不戰
自潰矣急令整旅而歸養銳以圖再舉此爲
上策萬一賺入虎口清河作何策應劉帥似
不宜以捷功自詡也至初九日巳時分寬奠
果以全軍覆沒報矣此一役也殲四大將一
道臣一通判而海蓋道康應乾同知黃宗周
尚未知存亡至主客官兵則幾于盡矣嗟乎

遼事決裂一至于此哉倘

聖心驚怖至于盱食臣子之罪卽萬死不足以贖職叨封疆之任與誓師之列卽軍機勿獲與聞然斧鉞誼當均受職惟靜聽

聖明處分而已抑職又思之此等重事上關

宗社雖由人謀之不減實係天心之未順如去歲京師河水赤近日風異各衙門章疏亦旣盡徹

御覽矣以爲無驗乎占曰水變如血其地殺人京房曰主兵大起又曰暴風天地晦冥不及五年此地當大殺戮然猶以爲非應在眉睫也以遼左言之災異種種未易更樸職恐搖惑軍心不敢一一瀆奏去年十二月初五日職東巡至海州適有白虹貫日之異職與按臣相驚訝本年二月初七日據分巡道呈言神機庫貯收火藥軍器無數重門封鎖宛然忽火從內起盡行焚毀據廣寧備禦張抱赤稟稱卑職隨張巡道至瀋陽二十一日本道會